

(香港)

黃易

◎ 异侠系列之

大唐双龙传

捌



黄易作品集

华艺出版

黄易

作品集·异侠系列

大唐双龙传

第 八 册
廿七至廿九卷

华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唐双龙传/黄易著.-北京:华艺出版社,1997.10

ISBN 7-80039-754-8

I. 大… II. 黄… III. 长篇小说:侠义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2746 号

大唐双龙传

黄易 著

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扬棒胡同一号)

(邮码 100010 电话 66736751)

河北省衡水市阜城胶印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98 印张 2454 千字

1998 年 1 月第一版 1998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7-80039-754-8/I·662

定价:现八册 169 元 本册 19 元

● 异侠系列

大唐双龙传

〈卷廿七〉

香港·

黄易

第一章 父子情深

众人愕然瞧去，只见一个头顶高冠，身披长袍，身材极高，脸容古拙而呆木的人正从院门处悠然走进广场来。

“赌鬼”查海心叫邪门，自己早吩咐手下把大门关上，暂时不准任何人出入，待把事情解决后方再重开。但此人无声无息地就来到这里，不闻半点拦截争执的声响，可知这怪人大不简单。

此人视赌场众好手如无物，笔直朝寇仲走过来，自有一股无可抗御的迫人气势。众汉因先前寇仲一刀击得己方两伙伴兵折人倒的前车早吓破胆，心志被夺，竟不由自主往旁退开，任由怪人如入无人之境。

雷九指和林朗心生惊疑，弄不清楚寇仲和怪人是什么关系。

寇仲则头皮发麻，睇着怪人来到身旁，苦笑道：“父亲大人近况如何？”

怪人深瞥他一眼，露出一丝与他刻板脸容似是全无关系的笑意，淡淡道：“没给你气死我可酬答神恩，还有什么好或不好的。”

查海趁机下台，抱拳道：“这位前辈高姓大名？”

他在江湖混了这么多年，眼力高明，心知肚明吃不住对方，只有好言相待。

怪人瞥他一眼，摇头道：“若萧铨亲自开口问我，倒还差不多，你可差远哩！”

查海勃然大怒，旋又想起一个人，顿时寒气直冒，再不敢发言。

怪人把手伸向寇仲，柔声道：“我们父子不见多时，不如先找个地方喝酒谈天？”

寇仲毫不犹豫地让他握紧自己的手，向雷九指和林朗道：“两位老哥可先回去，稍后再见。”同时打出眼色，着他们跟在背后。

怪人拉起寇仲，雷九指和林朗紧随两人身后，就在查海等眼睁睁下扬长而去。

在刹那间，徐子陵把形势完全掌握，同时知道若不全力出手，而仍左瞞右瞞自己的真正功夫，等若借敌人之手来自尽。

换言之他只能在暴露身份和被杀之间选择其一，那不用人教都知该如何决定。

阴癸派的三位元老高手，两人从前方两侧处攻来，兵器一长一短。

长的是尾部连系细索的铁环，短的是能藏在袖内的双钩。

一长一短配合得天衣无缝，即使徐子陵腾上半空，亦逃不过飞环凌厉的追击。

后方攻来的是一把特别窄长的利剑，三样性质完全不同的兵器，走的都是险毒奇诡的路子，功力十足，一时阴寒之气大盛，劲风刺骨，以徐子陵的强横，身在局内，亦感呼吸困难，举动维艰，压力重重。

徐子陵暗捏不动金刚轮印，顿时心如止水，剔透玲珑，暗忖尽管宁道奇在自己目下的处境中，怕也不敢硬架三人这联手一击，心念电转间，他往左闪开。

这一闪内中暗含无数玄机，且得之不易。

敌人最厉害处，就是虚实难测，徐子陵虽然战斗经验丰富，眼力高明，但由于对方均为魔门中的特级高手，纵然单打独斗，也不会差他多少，所以看似同时攻来，事实上却可随时生变，令他摸错门路，那时敌人将可在数招之内置他于死地。

他是绝不能出错，失去主动的代价将是立毙当场。

这一闪正是争取主动的关键。

纯凭直觉，他感到最先攻至的既非擅于远攻的飞环，更不是交叉划出无数迎头罩来幻影的双钩，而是后方刺来的尖窄剑刃，前两者只是惑他耳目心神，为使尖窄剑刃的闻采婷助攻。

就在尖窄剑刃无声无息掬背刺来之际，他的身子往后虚晃，装作抵受不住前方环钩合成的庞大压力。闻采婷果然中计，剑刃立时啸风狂起，加速增劲地全力击至，变得抢在飞环和双钩之前。

徐子陵就是要制造出这种形势，就在刃尖及背的千钧一发之时，往横闪去。

三女不约而同各自“咦”的一声，表示出对他的高明判断的惊讶，手底却丝毫没有犹豫，变招应变。

仍在头顶盘旋的飞环“飕”的一声弯弯斜掠而至，如影附形地疾割向改变了位置的徐子陵，若他继续左闪，等若把自己送给飞环切割，另一元老高手则连人带钩往他撞来，只要给她缠着，他将完全陷进受制的局面。

后方的闻采婷却改攻为守，幻起漫天剑网，把他的退路完全封死。

徐子陵尚是首次遇上这么厉害的联手战术，不但虚可变实，攻可化守，最要命是她们的内劲同源同流，合而汇成仿似天罗地网的劲力场，身在其中如入冰窖，且寒劲不住增加，致令被围攻者功力大打折扣，更糟的是劲力轻重变化万千，绝难捉摸。

徐子陵一无所惧，长笑一声，倏又往右闪去，同时旋身，长袍转飞，扫往剑网钩影处，左手拍向飞环，同时右手暗捏狮子印，沉喝一声“咄”。

三女见他奋起反抗，都是心中大喜，暗忖在三人联手之势下，定可将他重创，岂知就在眼看成功之际，徐子陵的真言贯耳而入，顿时把弥漫全场的惨烈森杀之气消去。

此音有若夜半时从禅院响起的梵诵钟声，似乎远在天边，又若近在耳旁，感觉玄异无伦，能令人心撼神移，奇妙至极点。

三女乃魔门中人，天性受这种佛门禅音所克，兼之猝不及防，都为之心神剧震，手底不但缓了一线，功力亦因而大幅削减。

“霍霍”连声，徐子陵扬起的外袍分别扫上剑钩，左手击中飞环。

三女同时被震退，再组不成合围的优势。

徐子陵一声“承让”，右掌虚按地面，斜飞而起，待到半空时，使出急速换气的独门奇招，改变方向，避过三人的追击，落往远方房舍，迅速消没。

三女看他的速度，知难以追及，泄气地呆在当场。

白清儿从徐子陵逃走的方向跃落场中，骇然道：“这人是谁？”

闻采婷扯下脸纱，美目深注地凝视徐子陵消失的方向，沉声道：“若非此人身具佛门狮子吼奇功，我会猜他是寇仲或徐子陵所扮的，但事实显非如此。”

另一女道：“无论这叫弓辰春的人如何高明，只要他再次现身，定难逃杀身之祸，正事要紧，杜伏威才是我们今趟的目标，走吧！”

言罢四女迅速飘离。

在酒铺宁静的一个角落，杜伏威露出沉思的凝重神色，瞧着杯内的美酒，没有说话。

寇仲恭候他发言，没有表现丝毫不耐烦的情绪。一路行来，直到刚才对饮三大杯，杜伏威仍未说过半句话。

杜伏威终于绽出一丝充满自嘲意味的笑容，哑然失笑摇头道：“换过是昨天，我定会调兵遣将，不顾一切将你这忤逆子杀死，以泄心头恨意。但现在却只有怜爱之情，父子之爱，你说人生是否奇怪？”

寇仲剧震道：“老爹你终给师妃暄打动啦！”

今趟轮到杜伏威猛颤一下，目射奇光地朝他瞧来，难以置信地道：“难怪你这小儿能横行天下，竟可从我一句发自真心的感慨推

测出言外的事实，这原本是不可能的。”

寇仲苦笑道：“孩儿非是才智高绝，而是一方面知道师妃暄正为李小子游说天下群雄；一方面知悉你的老拍档辅公佑乃魔门中人，更清楚老爹你逢场作戏的心态，所以才猜到你老人家今天刚秘密见过师妃暄。唉！李世民又多一壁江山。”

杜伏威举杯笑道：“这一杯是为老爹我感到如释重负，浑身轻松舒泰而喝的，干杯！”

寇仲欢喜地和他碰杯，两人一饮而尽。

杜伏威讶异地用神打量他，好判辨他的欢容是否发自真心，奇道：“看来你是真的为我高兴。此实有违常理，你该为李世民势力日增而失意才对。”

寇仲放下酒杯。环目扫视铺内其他几桌的客人，始坦然道：“我这人最看得开，就算担心烦恼也留待和爹喝完酒后再计较思量。现下只会陪爹开怀畅饮，更不会问爹和李小子间合作的细节，免陷爹于窘恼为难。”

杜伏威拍桌叹道：“不愧我杜伏威看得起的人，只有如此才当得起英雄了得的赞语。老爹亦有几句肺腑之言，希望小仲你能平心静气去考虑考虑。”

寇仲颓然挨到椅背去，苦笑道：“若爹是劝孩儿以爹你为榜样，爹可省点气留来喝酒。”

杜伏威微笑道：“杜伏威可以投降，寇仲岂能如此！所谓知子莫若父，我只是想提醒你，希望你取消往关中寻宝一事。因为不知谁传出消息，令天下无人不知你和子陵正打算北上关中，你们若坚持要去，实与自投罗网无异。”

寇仲咬牙切齿道：“还不是香玉山和云玉真干的好事！这定是他们借刀杀人的阴谋，不过我和小陵怕过谁来？”

杜伏威叹道：“有杨公宝藏又如何？古来争天下者，从没有人是靠宝藏起家的。你若仍要硬闯关中，只是逞匹夫之勇，又或像扑火

的灯蛾，自寻死路吧！”

寇仲平静下来，脸容变得冷酷而不现半丝情绪，缓缓道：“我现在一是向李小子跪地求饶，一是奋战到底，而爹该知我会作何选择。”旋又嬉皮笑脸地道：“我的娘！孩儿已是走投无路，唯一法宝就是看看宝藏内有什么能起死回生的宝物，碰碰运气。哈！愈艰难的事孩儿愈觉有趣。”

杜伏威皱眉道：“那并非艰难与否的问题，而是根本没有可能的。李世民的天策府固是高手如云，李阀门下更是能人众多，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的话，尚有佛道两门和整个与佛道有关系的白道武林，岂是你两人能挡架得住？”

寇仲一呆道：“爹是否暗示师妃暄会亲手对付我们？她和子陵关系很不错哩！”

杜伏威沉声道：“这只是你们不明白师妃暄的行事作风，绝对公私分明。兼且她一直以来因怜才而对你两人非常容忍，故不住好言相劝，可说尽过人事，你还可对她有什么奢求？”

寇仲乏言以对。

杜伏威淡淡道：“你猜我怎会知你身在九江？”

寇仲立时头皮发麻，怔了好一会才道：“难道是她告诉你的？”

杜伏威苦笑道：“给你一猜即中，她是要我来给你最后一个忠告：不要到关中去。”

寇仲不解道：“她怎知爹你和孩儿的关系？”

杜伏威眼中射出充满感情的罕有神色，柔声道：“因为我向她道出归降李世民的其中一个条件，就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，也不与你和小陵正面作战，这大概就是什么虎毒不食儿吧！”

寇仲一震道：“爹！”

杜伏威哈哈笑道：“只有这声‘爹’是发自真心，老夫大堪告慰。”

旋又肃容道：“你两人武功均臻大家境界，即使以师妃暄之能，

亦没把握独力收拾你两人，兼且她坦然承认没法对你们痛下辣手，但她却务要阻止你两人赴关中寻宝，你可猜到她会用什么手段？”

寇仲呼出一口凉气道：“她不是要请宁道奇出马吧？”

杜伏威摇头道：“宁道奇乃道门第一人，身份地位非同小可。身为佛门的师妃暄若非别无选择，轻易不会惊动他老人家。且据闻宁道奇由于你们的武功来自道家宝典《长生诀》，彼此大有渊源，故曾亲自请求慈航静斋只把你们生擒囚禁，待李家平定天下后，才放你们出来。只此便可知他不愿出手对付你们。”

寇仲色变道：“我的娘，我情愿被杀也不愿被囚。”

杜伏威失笑道：“这是你第二次喊娘，真的是何苦来由。”

寇仲颓然道：“我现在唯一想做的事，就是劝小陵退出这寻宝的游戏，他最爱自由自在，我则是自作孽，与人无涉。”

又问道：“静斋的斋主是谁，会否率领大批师姑和尚来捉我们？”

杜伏威摇头道：“静斋现在的主持身份神秘，但她在佛门的地位等同宁道奇在道门的位置，轻易不会出山妄动干戈。照我听师妃暄的暗示，她会请出佛门的四大圣僧，所以你喊娘是应该的。”

换了以前，寇仲恐怕眉头都不皱一下，皆因不知四大圣僧是何许人也。但刚刚听过徐子陵说连石之轩都给四大圣僧杀得落荒而逃，刻下骤闻要来擒他和徐子陵的正是这四人，不大吃一惊才是怪事：

四大圣僧就是天台宗的智慧大师、三论宗的嘉祥大师、华严宗的帝心尊者、禅宗四祖的道信大师，四人再加上师妃暄甚或了空，他两人哪有还手机会。

霍地立起身来，苦笑道：“孩儿有急事须赶回去和小陵商量，爹保重啦！差点忘记告诉爹阴癸派有大批人马来了九江，爹要小心点儿。”

杜伏威一言不发地放下酒杯，陪他站起来走往铺外，际此夜深

人静之时，道上行人疏落，倍觉凄清。

夜风吹来，杜伏威道：“我这做爹的真窝囊，说了这么多话仍不能打消仲儿北上之意。师妃暄选这时间要爹来作警告，其实是一番苦心，不愿你两人到关中后和李家正面冲突，致结下解不开的深仇。”

寇仲叹道：“若我就这么给吓得屁滚尿流，龟缩不出，下半生的日子怎么过？”

杜伏威摇头道：“话不是这么说的。昔年韩信亦有胯下之辱，所谓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只要你躲回彭梁的大本营去，师妃暄能奈你们什么何？但像你们目下般投向关中，只是以卵击石、螳臂挡车、不自量力的行为罢了！”

寇仲双目奇光进射道：“不能力敌，便要智取，总会有办法的。”

杜伏威边行边哂道：“只看师妃暄对你两人的行踪了如指掌，便知你们落在绝对的下风，只有捱打待擒的份儿。”

寇仲洒然笑道：“爹该比任何人都明白，由出道开始，我们一直捱打，到今天这形势仍没好转过，只是对付我们的人愈来愈厉害而已！只要我能安抵关中，恐怕宁道奇也要视我为够资格的对手。”

杜伏威停下步来，仰天笑道：“寇仲毕竟是寇仲，我也不再劝你，只盼你能免去被擒之辱，我们就此为别。”

寇仲恭敬施礼，断然离开，才走数大步，杜伏威的声音从背后传来，道：“尚有一事忘记告诉我儿，就是李密正式臣服李家，还率众入关，此事轰传天下，更添李家的声威。”

寇仲一震停下，苦笑道：“还有什么其他的坏消息？”

杜伏威豪情忽起，拍手唱道：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；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慨当以慷，忧思难忘。何以解忧？唯有杜康。”

杜康就是造酒之神，可见杜伏威无意争逐江湖，只想退隐的心态。

歌声远去。

寇仲没有回头，感受杜伏威歌声中的荒凉之意，心中感慨万千。

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在这方面他寇仲显然不及老爹杜伏威，但这正是生命最有趣的地方，从不可能中追求那微妙的可能性。

他现在最想见的人是徐子陵。

第二章 一场虚惊

徐子陵依林朗的指示来到秘巢时，雷九指、林朗和公良寄正忧心忡忡的等候他和寇仲，徐子陵听罢立即猜到那人是杜伏威，笑道：“那确是他的义父，诸位放心。”

同时心中大惑不解，杜伏威乃江淮军的龙头大领袖，怎会孤身一人到萧铎的地头来？而且对寇仲全无恶意。

正思量间，林朗低声问道：“那怪人是否江淮军的‘袖里乾坤’杜伏威？”

因杜伏威的形相特异，林朗事后终于猜到是他。

徐子陵迎上林朗和公良寄充盈好奇光芒的两对眼睛，微笑道：“我当你们是自己兄弟才说实话，不错，那人正是横行江北的杜伏威，两位亦不难猜到我们是谁。”

林朗一震道：“弓爷这模样是假的啦！”

徐子陵脱下面具，露出俊秀无匹的脸容，淡然道：“在下徐子陵，见过林兄和公良兄。”

两人为之目瞪口呆。

好一会林朗始能吁出一口气道：“那另一个当然是名震天下的‘少帅’寇仲。真想不到，嘿！”

公良寄热泪泉涌，感动万分地呜咽道：“难得徐爷这么古道热肠，让小人的家当失而复得，小人来世结草衔环，也不足报大爷的恩典于万一。”

雷九指伸手搂上公良寄肩头，哈哈笑道：“为何要哭哭啼啼的，萍水相逢也可作兄弟啊！兄弟间为何要谢来谢去？”

徐子陵不好意思地道：“公良兄言重，正如雷兄所说，大家兄弟计较来作什么，更不要爷前爷后的弄生疏了。”

林朗激动地道：“好！徐兄这么说，那大家以后就是兄弟，就让小弟弄些酒菜来为大破‘点石成金’赖朝贵一事庆祝。”

公良寄拭去泪迹，兴高采烈地道：“我最拿手就是火锅子，林兄有什么好材料？”

林朗站起来道：“我早想到可能要躲在这里避避风头，故粮货充足，想知道有什么随小弟到灶房看看吧！”

公良寄欢喜地跟他去后，雷九指皱眉道：“所谓逢人只说三分话，你这么对他们推心置腹，不怕出问题？”

徐子陵淡淡道：“我这人一向凭感觉行事，经过多天的相处，林朗和公良寄都是值得交往的人，我是真的当他们是朋友。”

雷九指赞许道：“子陵对人确是没有任何架子。我见过不少所谓江湖名人，不是拒人于千里之外，就是自重身份，讲究名气地位身家，教人看不顺眼。”

徐子陵微笑道：“这些只是未成气候的人！像李世民、师妃暄之辈又何须对人摆架子来显示身份地位？而我则更没有炫耀的资格，只是侥幸混出点名堂，其实一无所有，浪得虚名。”

雷九指待要说话，寇仲神色平静地走回来，闲话两句后，扯了徐子陵到后院的小亭说话，先问徐子陵为何除下面具，才把杜伏威代传的广告说出。

徐子陵皱眉思忖片刻，道：“师妃暄定是从侯希白处得悉我坐乌江帮的船来九江，亦因这线索查到你坐宋家的船抵此。侯希白根本没想过事情有这么多的后果，否则绝对会为我保密。”

寇仲道：“她是如何知道再不重要。现在我只有一个请求，就是子陵你须立即和我分开，以免被我拖累，说到底都是我拖你来淌这潭混水。”

徐子陵笑道：“一世人两兄弟，我怎能于这关键时刻舍你而去？

四大圣僧便由他娘的四大圣僧吧！石之轩既可落荒而逃，我们这两个逃生专家怕他的鸟儿。正如老跛所言，只有在压力和挑战下才可作出梦寐以求的突破！你想剥夺小弟这磨练的千载良机，真是休想。”

寇仲最明白他不爱争斗的性格，尤其对手是正义的化身师妃暄和四大圣僧，心中一热道：“若我说多余话，再不配做你的兄弟。不过纵使如何自负，仍难与石之轩相提并论。何况我们因入关中而让敌人有迹可寻，非如当年石之轩般可上天下地地逃窜。形势更为不利，你有什么妙计？”

徐子陵苦笑道：“事实上我们对师妃暄的行事手段所知不多，只知她有整个白道武林在背后为她撑腰，而她则对我两人了若指掌，包括我们改头换脸的本领，看来不打几场硬仗是不行的。”

寇仲大感头痛，沉吟道：“每一个人都有弱点，师妃暄的弱点或者是对你的情意。”

徐子陵不悦道：“又说这种话。”

寇仲低声下气道：“我只是以事论事，若换过师妃暄是娼妖女，我们大可主动出击，趁四大秃头来到之前杀他娘的一个落花流水，刻下却是难以辣手摧花。何况师妃暄摆明是要生擒我们，这么有情有义，教我们更硬不起心肠去动她。”

接着双目奇光一闪，道：“我们可否为求入关而不择手段？”

徐子陵摇头道：“你是否想利用阴癸派的力量去制衡师妃暄？这样就算能安抵关中，又有什么光采可言？我刚才差点命丧阴癸派三位元老级高手的围攻下，能够脱身可算执回一身采。”

寇仲一震道：“三大元老级高手？”

徐子陵把事情说出，寇仲色变道：“不好！她们绝不会因区区一个弓辰春而劳师动众，此事定冲着老爹而来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”

徐子陵陪他变色，心念电转下道：“我们现在就当老爹立即离城回历阳，而因有师妃暄在城内，阴癸派的人只会在城外伏击他，